

## [ 名家访谈 ]

**编者按：**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提升高校整体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引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立足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伟大创新实践，大力推进工会学学科建设，努力构建新时期中国工会自主知识体系。在此背景下，2024年6月16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召开“工会劳动经济学教学改革国际研讨会”，与会领导专家深入探讨了劳动经济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围绕劳动经济学特色学科建设广开言路。为进一步加强劳动经济学学科建设，关注劳动者的经济学，学报编辑部访谈了劳动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以学术访谈的形式推出本专栏，以期推动劳动经济学学科建设质量的升级，引发各界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度探讨。

## 关于工会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思考<sup>\*</sup>

——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

文 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70）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形态发生了新的演变。工会劳动经济学作为劳动者的经济学，持有鲜明的立场，体现了劳动者的利益所在、利益追求和利益实现。何谓劳动者的经济学？探讨工会劳动经济学有何理论和实践意义？工会劳动经济学在理论上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怎样建立工会劳动经济学体系？围绕此类问题，本刊专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

### 一、工会劳动经济学的鲜明立场与学理借鉴

**编辑部：**文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正在大力推进工会学学科建设，从工会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您认为这个学科的定位是什么呢？

**文魁教授：**学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在学科的命名上一般都不体现立场，强调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的客观性，如数学、化学、哲学、经济学等。但人们在从事教学和研究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不可避免地持有立场。我最初从事学术研究是在消费经济学领域，但很快发现，同样研究消费经济，不同学者的研究立场迥然不同，别人是研究怎么卖，而我的兴趣则是研究怎么买，当时真想将其改名为消费者经济学。

受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一些学科被附加了特殊的定语，如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sup>①</sup>该决定可以说是中国版

<sup>\*</sup> [收稿日期] 2024-09-09

[作者简介] 文魁（1949—），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的政治经济学。我以为，工会劳动经济学不同于一般的劳动经济学，是持有立场的劳动经济学，是工会版的劳动经济学或劳动经济学（工会版），有鲜明的特点：是劳动者的经济学。

作为劳动者的经济学，一定要站在劳动者立场，首先把劳动者的利益所在、利益追求和利益实现搞清楚。恩格斯曾经把人的需要概括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化为五个阶段（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都是研究人的普遍需要的理论根据。但我们还是要厘清劳动者的需要及其利益所在。经过长期思考，我认为劳动者的利益可以简要概括为“讨生活”“做事情”和“谋发展”，三者囊括了劳动者从事劳动的全部行为动机，由低到高层次逐级提升，也可以同时共存、有机统一。其中，“讨生活”是劳动的最初动力，涵盖了求生存、养家糊口的全部民生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取收入成为讨生活的第一要务。在讨生活的劳动中，一些劳动者还会进一步萌生出“做事情”的劳动动机。“做事情”虽然和“讨生活”融为一体，但也超越了“讨生活”，会带来更多、更自觉的劳动乐趣。“谋发展”则是更高级的自觉劳动。这些，都是劳动者的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基本学理。

北京经济学院（即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之一）开设了全国第一个劳动经济学学科，并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唯一”，这和它作为新中国劳动部唯一一所高等学校是分不开的，该时期的学科也就带有计划经济的历史色彩。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唯一的高等院校，肩负着工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重任，工会劳动经济学也一定会不辱使命，在新时代复兴劳动经济学方面作出大有可为的学科贡献。

编辑部：学科建设代表了一校乃至一个领域的发展水平，作为一个“新提法”，您认为工会劳动经济学有哪些学科经验可以借鉴呢？

文魁教授：劳动经济学应该涵盖人类所有劳动形态，但更要集中关注现实的劳动形态和劳动关系，这是学科的使命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劳动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演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离不开劳动的环境和生态，劳动力市场自然就成为劳动经济学的核心主题。

说到劳动力市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体制，充满新的挑战。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制，不但有完备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而且有成熟的学理体系和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充分吸收和借鉴的。就比如研究人力资源配置就必须涉及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宏观平衡，因此，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态和变化趋势都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包括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学理分析和政策设计、工会和各种社会政策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保障职业安全和健康、福利改革、工薪税、失业保险、移民政策、反歧视立法等这些成熟现成的做法都可以作为参考。特别是在工会的作用发挥方面，许多国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如国外的工会如何关注员工的健康和家庭，一些工会下设心理援助组织，解决员工心理健康问题等做法都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我们在工会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需要与国际接轨。但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和全面领导，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工会劳动经济学既要遵循劳动力市场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有性质。

## 二、工会经济学要为工会作用的发挥提供学理支持

编辑部：您提到工会的作用发挥以及要结合国情进行理论探讨，我国工会与西方工会有着本质区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从中国工会的视角出发，工会劳动经济学学科建设

应有哪些方面的学理支持呢？

文魁教授：工会劳动经济学，毫无疑问要为工会作用的发挥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持。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会为什么还要存在？其主要功能有哪些？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困扰过我们。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又对工会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以从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关于工会的论述中获得重要启示。列宁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各方面全力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的，工会应当成为国家政权最亲密的、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也是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的学校。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sup>[2]</sup>。列宁的这些论述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功能和工会定位。从各方面全力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永远是工会的基本功能。只要工会存在一天，这个基本功能就不会改变，能够改变的只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基本功能派生出的各种工会新任务。

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3]482</sup>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和政府是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代表。因此，工会应该定位为党和国家政权最亲密的、不可缺少的合作者。

那么为什么新社会还要有工会呢？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除了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外，还有着现实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而这两类不同利益相互交错，非常复杂，也常常会发生各种矛盾。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并设有企业工会、行业工会、部门工会和各级总工会。正如列宁指出的：“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sup>[3]299</sup>

今天，在存在大量非公企业的经济结构中，工会维护职工利益义不容辞。在强资本、弱劳动尚无法根本扭转的局面下，资本的声音过强过大，而劳动者的声音过小过弱，工会要切实代表劳动者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为劳动者发出更大更强的声音。工会劳动经济学的学理支持责无旁贷。

至于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也是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的学校”的论述，在计划经济时期，两个学校的功能还比较鲜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已经淡化。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学校仍然是工会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坚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会的功能一定会再度发扬光大，一定会再度彰显两个学校的特有功能。工会劳动经济学应该对此给予强有力的学理支持。

首先，从共产主义学校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应运而生，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中国工人运动一直是在学习宣传共产主义主张中发展壮大的。新时代，工会也肩负着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培育劳动文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跟党走的信心的重要任务。

其次，从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的学校来看，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彰显新的时代价值。不同于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在训练劳动者学习管理上可以而且应该发挥其特殊的功能。工会劳动经济学应该及时收集、整理相关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

捍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饭碗，是工会的职责所在。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铁饭碗”已经被砸碎了，如何保住劳动者的“瓷饭碗”“泥饭碗”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面临的新考验。在此基础上，工会还可以超越“讨生活”，为工人“做事情”和“谋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平台。如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为职工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织各种团体活动，提供学习进修、锻炼深造的机会等。工会劳动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要坚持规范和实证方法，既要回答应该是什么，又要直面现实，看看工会作用发挥的实际状况、评介实现程度。

### 三、工会劳动经济学要直面雇佣劳动，超越资本逻辑

编辑部：从历史视角来看，劳动形态不断在变化，如今数字劳动等已成为常态，这对工会劳动经济学有什么新的挑战？

文魁教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劳动是伴随其始终的永恒范畴，劳动与人类具有“相等”的内涵。在历史长河中，与劳动相比，资本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人类的劳动形态，从远古使用棍棒的原始社会到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历经了翻天覆地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最主要的标志是生产工具的进化，正如马克思讲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sup>[4]210</sup>。

人类原始的劳动形态是自发劳动、自主劳动。这种劳动形态虽然原始，但与人的生命活动是内化为一体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劳动又异化（外化）表现为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的奴隶劳动、雇佣劳动和表面的自由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劳动又进化为联合劳动、自主劳动、自觉劳动和真正的自由劳动。马克思认为：“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sup>[5]174</sup>认真品读马克思这段论述，我们可以深刻感悟到人类劳动形态演变的历史过程，从奴隶劳动、雇佣劳动转向追求自由劳动。

数字劳动是人类劳动形态发展的新形态。数字劳动借助平台经济使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发生了纷繁复杂的转换过程。人们在数字平台上的各种活动，使传统的非生产劳动呈现出数字劳动的新形态，甚至是各种娱乐活动，也可以同时以“玩劳动”的形态使普通消费者成为数字劳动者。而平台资本在资本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下，也使本来的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物质生产劳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包括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内的一般劳动。工会劳动经济学必须对数字劳动新形态下的新型劳动关系给予自己的理论解析。

编辑部：面对数字劳动等新的劳动模式，从工会经济学视角出发，应如何面对新挑战和抓住新机遇呢？

文魁教授：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生产力，国家完成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劳动力市场（尽管我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看法，但这已为社会广泛接受）面前，我们必须承认雇佣劳动这个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形态。在中国，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劳动关系同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关系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但在经济运行的机制上，劳动者就业的雇佣劳动形式依然存在。不要说比重越来越大的非公经济，就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在实行了劳动合同制以后，职工就业的劳动方式也是雇佣劳动，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现实。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但雇佣劳动就是雇佣劳动，劳动者与雇主的权力与义务及其法律地位是清

清楚楚的。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必须直面雇佣劳动。只有理论的清晰，才有政策上的到位和制度上的健全。工会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必须从运行机制上认识和把握雇佣劳动，同时，从理论上要讲清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与采取雇佣劳动方式就业的关系。

此外，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资本和资本逻辑。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矛盾：它一方面“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sup>[5]197</sup>。“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短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sup>[4]210</sup>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一再证明了这一规律的真理性和真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资本逻辑”，正是看中了其缩短劳动时间、为整个社会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工具价值。但是，资本的本性是不会把到手的剩余劳动时间随随便便让渡给全社会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超越资本逻辑，通过我们特有的制度优势有效实现劳资两利，有效限制资本暴利，在保护资本正当收益的同时，确保缩短劳动时间给全社会带来福利。如何才能超越资本逻辑，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挑战。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保障，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所有劳动者不再是无产者的经济基础。在共产党人超越资本逻辑的伟大探索中，工会劳动经济学在坚持形成与资本平衡的力量的同时，也要为超越资本逻辑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工会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各类矛盾有自己深入的揭示和剖析，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系统的理论框架。首先要看到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充满着纷繁复杂的各类矛盾，包括宏观上的各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劳动力供需矛盾，微观上的雇主与雇员的劳资矛盾，以及跨越各界的各种多层次的复杂矛盾。这些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工会劳动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学理分析和政策建议。

同时，要探索和谐劳动关系理论体系。为此，我曾带领博士生做过一些初步的探索<sup>[6]</sup>。工会劳动经济学应该进一步就和谐劳动关系的标准与要求、衡量手段与方法，以及实现路径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劳动力市场充满着劳动者与资本、政府与企业、部门与行业、岗位与职业的各种多层次的复杂矛盾，可以建立劳动关系的数据库，形成持续深入调查研究劳动关系现状的制度安排和工作机制，及时跟进实践探索、不断发现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典型、新经验。还可以组建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处理各类矛盾咨询的高端智库，推出各级工会如何当好政府和职工之间桥梁纽带的新理念、新方法。

#### 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塑造社会主义劳动文化

编辑部：您提出工会经济学是劳动者的经济学，可否从“两个结合”的角度谈一谈如何发展工会劳动经济学呢？

文魁教授：劳动者的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曾经把《资本论》喻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其实一部《资本论》也可以说是一部论劳动的巨著。《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考察了劳动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劳动过程的论述中，专门就劳动的基本概念和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所

以说《资本论》也是劳动科学的理论<sup>[4]207</sup>。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我们认识一切劳动问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除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外，我认为工会劳动经济学应该牢牢把握以下观点：第一，劳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是区分人与动物的主要标志。“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sup>[4]56</sup>“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sup>[7]289</sup>第二，“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sup>[7]289</sup>。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最终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造成劳动的异化，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必然结果<sup>[8]166</sup>。第四，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力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sup>[8]77</sup>。第五，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后，个人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只有劳动，而得到的只是个人消费品。在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是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劳动才能实现按需分配。从谋生劳动到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劳动实现由外化到内化的伟大升华。

这些马克思认为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却常常是我们一些现代人所不解的。劳动者的经济学，不仅要创建劳动者的经济理论，而且要以科学的劳动理论培育健康的劳动文化。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工人运动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先导。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靠文化开路的。工会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也必须体现新时代的“两个结合”，把劳动文化与劳动科学有机结合在一起。

劳工神圣，是工人阶级劳动文化的旗帜，是第一个劳动文化的形态。正像国际歌中唱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些文化理念促成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觉醒，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劳动光荣，是红色文化的旗帜，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动文化新形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劳动文化的巨大功能。

崇尚勤劳致富是中华民族朴素的文化认知。从中国传统寓言故事中不难发现，那些脍炙人口的典故所体现出的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的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和骨髓。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传说深入人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警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自强不息，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受到全社会的鄙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更为人们不齿。

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向劳动模范看齐、以艰苦奋斗为荣成为一代社会风尚。工农业各条战线战天斗地创造了无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奇迹，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铁人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劳动文化。这些文化既体现了劳动者自主劳动、自觉劳动的新型劳动的性质，又与共产主义精神相结合。虽然劳动尚未进入自由世界，尚需必然的激励和管制，但“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劳动者自加压力，自觉服从集体利益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动能。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大寨人开山凿坡造梯田，林县人民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修建红旗渠，都是集体利益激发劳动积极性的典范，体现出劳动文化的巨大能量。

进入市场经济后，赚钱成为社会经济行为的普遍动力，赚快钱、赚大钱成为许多年轻人的追求，劳动文化则有所淡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重振劳动文化就成为工会劳动经济学的又一个重大历史责任。要以劳动文化的强大文化力，战胜资本逻辑的无形腐蚀力和躺平思潮的蚕食消解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实在感受，先后提出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极大升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认为，应该进一步鲜明地提出“主人感”，这个主人感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感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即将逐步变为现实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重塑主人感，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切实感受到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是自己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

## 五、劳动要素跃升与新质生产力生成

编辑部：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学界从各学科视角对此进行了热烈的探讨。那么，工会经济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

文魁教授：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优化的跃升。因此，劳动三要素及其组合优化的跃升就成为劳动经济学探索新质生产力的新课题。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始终是新质劳动者，而新质劳动者首先是劳动者的高素质。这里要突破对劳动者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把劳动者只是理解为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这种认识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者，辛勤劳作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而从事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文化教育的精神劳动几乎成了有产者的专利，管理劳动更是附着于资产者。因此，在旧社会，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尽管有时也被雇佣，但被人们视为小资产者。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从理论上有了脑力劳动者的概念，但人们仍然以知识分子的名分将其与劳动者做了区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使精神劳动融入劳动的殿堂。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明确，在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都是劳动，不同领域的从业者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是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首先是劳动者素质的普遍跃升。劳动者素质的跃升既包括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跃升，也包括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劳动者的充分尊重和信任。人工智能不仅需要科学劳动的原始创新，更需要千百万从事科学技术和实际操作的劳动者完成人工智能对各个产业的赋能，同时，在劳动要素的组合优化上进行管理创新。工会劳动经济学应该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上作出自己的学科贡献。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1.
- [2]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7.
- [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文魁，宋湛. 走向和谐——市场型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新探[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孙 蕊]